



**作者的话**  
杨芬梅，  
自动喜爱文  
学，但眼高手  
低。此次承蒙  
编辑厚爱，拙  
作见诸报端，  
心中窃喜而  
又忐忑：面对  
广大读者朋友  
和文坛前辈，  
小女子何敢言  
文章二字！但  
且媳妇总爱见  
婆婆，索性厚  
着脸皮问一句：  
“眉眉深  
浅入时？”望  
朋友们不吝赐  
教。

省小城的企业，他有幸娶了一位城里姑娘。不久老朱夫妇抱上了孙子。

六十九岁的老朱与老伴体弱多病行动不便，春天时同老伴放弃了土地，进城投奔儿子去了。令二老猝不及防的是，安度晚年竟成了一种奢望。

## 老朱和他的老伴

● 杨芬梅

金旺的家是厂里新盖的三室一厅的单元楼，去年刚住进去。听说二老要来，金旺媳妇严丽早早收拾好了朝阳的一间给二老住，还说老年人怕冷，住阳面对身体好。为此，金旺感动得抱着媳妇猛亲一通。吃饭的时候严丽对二老说“爸、妈，这也是你们的家，以后就随随便便。”还有一个劲地给二老夹菜。老两口相视一笑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原来害怕来住儿媳妇不高兴，这下总算放心了。吃完饭，儿媳妇碗一放带着孩子看电视去了，金旺一个人收拾碗筷，擦桌子，然后开始洗碗。老朱和老伴看在眼里，心里不是滋味。金旺妈跟到厨房，悄悄对儿子说：“金旺，怎么让你洗碗，在咱老家，男人是不兴进厨房的。”金旺说：“妈，没事，城里都是这样。她做饭，我洗碗，两人分工都轻松点，严丽每天上班也挺累的。”老太太摇摇头，没再说什么。晚上老两口睡下后合计：孩子上班累，以后家务活咱俩全包了，包括接送孩子。趁着还能动弹，帮孩子减轻点负担。老两口说到做到。此后金旺和媳妇回家有了现成的饭，也不用操心接送孩子上下班迟到早退了。小两口感到了有老人帮衬的好处，除了生活中的一些不方便和小分歧，日子过得倒也相安无事。

腿丝袜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，脱了丝，严丽叹了口气，从床头柜旁拿出一双换上，随手把这双扔在了垃圾桶。严丽走后，金旺妈从垃圾桶抽出丝袜，找来针线，一针一针地缝好，一边欣赏一边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就能穿了吗，年轻人真不会过日子。”然后叠好放在了严丽的床头柜。第二天，严丽因为要准备厂里的艺术节开幕式，急急忙忙穿好裙子，从床头柜拉出一双袜子套上，饭都来不及吃就走了。开会时，来回走动沏茶倒水的严丽被左右异样的眼光搞得莫名其妙，到洗手间镜子前照照，哪都挺好呀。后来同事小张指着严丽的腿说：“严姐，你怎么穿这么双袜子？”严丽回头看后面，右边小腿上仿佛趴着一只蜈蚣！恍然大悟的严丽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，没等会开完就回到家里，气狠狠地袜子扔在婆婆面前：“这是你干的吧！你可是我丢死人了！”金旺下班回家感到气氛不对：妈在那屋抹眼泪，媳妇在这屋抽泣，爸爸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。等弄明白原来是为一双袜子，金旺这边劝劝媳妇：“妈是老年人，老年人不都节俭吗？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吃饭去吧。”那媳妇劝妈：“妈，严丽是年轻人，年轻人不都好面子吗。好了不哭了，吃饭吧。”

一场比赛风波结束了，但它像平静的湖面上飘来的一朵白云，不轻不重的在湖心里投下了一丝阴影……  
秋冬时节一场流感袭来，身体本来就弱的金旺妈病了，住院半个月，住院费花了小两千。这可把老两口心疼坏了。老朱有点心急：这么下去，给孩子造成多大的负担呀！他开始琢磨有什么赚钱的门道。看到楼下捡垃圾的，老朱心里一亮：这可是没本的买卖呀！跟老伴一说，老伴有些担心：“给孩子知道了肯定不答应，让熟人看见，孩子们多没面子。再说你的腿能行了吗？”老朱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放心，我躲开他们就是了。”

老朱开始每天在金旺和媳妇上班走后，偷偷出去捡垃圾卖到废品站，在孩子下班之前赶回家。不知不觉两个月，老朱一算，居然有上千元的收入，老两口暗自高兴。老朱渐渐大胆起来。

一天，严丽从外面办完事回到办公室，看见同事们趴在窗口指指点点：那不是朱科长的爸爸吗，就是严丽的公公。严丽过去一看，差点背过去气。气急败坏的严丽拨通了朱金旺的手机……下班回到家，平时一向温和的金旺听父母大发雷霆：“你这么做让我以后怎么做！”老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在儿子面前低下了头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老朱和老伴收拾好东西，临走时拿出2000块钱对儿子和儿媳妇说：“这是爸这几个月捡垃圾挣的钱，爸是看你们过日子花销太大，想贴补你们点，没想给你们丢面子。我们走了，时间长了，周围人就会忘了。”……

转眼到了夏天，美美的严丽早早穿起了裙子。这天，严丽准备出门时崭新的长

**小说接龙**  
之二



## 月光下的秋荷

文图 唐恩

着一件青色的衫，在初夏的雨夜画月色中的秋荷。  
构图、勾勒、调色、浸染，月色中的秋荷于笔尖处渐次地生动起来。

之所以爱荷，是因为生于荷花绽放的季节。喜欢她根植于淤泥沼泽，却仍能固守一方纯净释放缕缕芬芳的执着。喜欢她彰显了人所需要的一种品格，于浑浑浊浊中寻觅自己的清纯；于纷纷扰扰中绚烂自己的梦想；于浮浮沉沉中坚守自己的诺言。想起前些年在无锡和承德的避暑山庄看到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景象，竟能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月光如水。夜色汨汨而前，清影娇倚，暗香浮动。此刻，有风徐徐拂来，吹皱了一池的碧水，粼粼的柔波，映出了席慕容“在芬芳夹着之后的莲的心事”。

打开“酷狗”下载喜爱的歌曲。一首《红豆》任王菲轻轻地吟唱：“有时候，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，宁

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……”  
月正秋，风正凉。是谁舞动了池塘中明亮的眼睛？是谁沉醉于池塘深处的那一缕馨香？是谁将相思的哀愁寄情于月？又是谁喜欢在这样月夜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？

窗外细雨菲菲。披一身的沁凉，于夜的深处款款凝立。荷叶层层叠叠，叠叠层层，连绵的间隙处，月下的秋荷流露出纯情而冷凝的美。

月光是越积越厚的。夜已深，人无限，想起了余光中的诗句——

满地的月光，  
无人清扫，  
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，  
包一片月光回去，  
回去夹在唐诗里，  
扁扁的，像压过的相思……

**银色花**  
第509期

**寄友**  
可正  
两无边心一钱天地  
而意春梦雨两依知  
短信梦雨两依知  
绿光碎影翻杨柳  
别离无语日悠悠  
聚散匆匆遥可期

每年初春开河时，黄河都会在春汛中爆发凌汛。而凌汛所引发的灾难并非鲜见。在我有幸目睹黄河河津段2001年初春的凌汛中，百年不遇的凌汛携一块块巨大的冰凌挤垮了东岸的两处堤坝，河水扑向河滩，漫过水库，撕开我们宁静的生活一角。那天正是大年初五，春节的气氛依然浓烈，许多人的吉庆与闲适嘎然而止。

站在堤坝上，我可以想象浮冰下的暗流中，正深藏着寒冬将尽的躁动与不安，想象着黄河所暗藏的力量几千年来丝毫没有减弱。而凌汛的爆发是残冬的杰作，自上游而来的冰凌拥塞在河床上，卷着泥沙，带着急流，当堤坝的阻挡终于难以承受时，就会让开一个缺口，于是决堤，于是初春的大水泛滥，于是上万人会战，在围追堵截中与大水争雄，与天地斗勇。最终人在更多的付出中胜利了，赢得艰难，艰涩的笑声里透露出更多的无奈，来年还会再吗？不知道，谁也不知道黄河的秉性，如果他更任性，我们也得将他驯服。

河水退去后，我看到上吨重的冰块们拥挤后拥挤在河床里，它们之间的缝隙像网络，更像龟裂的土地。冰块上覆着一层黄沙，沉沉透着冰冷，直逼我的内心。面对这些沉默的冰不寒而栗，是它的沉默暗示了漂浮时向前永久的推力，也推出爆裂与火热的动感。此时我感到这些搁浅的冰更像

春天的富矿，只是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。

尽管与黄河有关的记忆日渐增多，但美丽真正将我击碎的是另一个记忆，是阴柔之美绝伦的冰荷。此时重新整理关于冰荷的记忆碎片，在没有找到第二种美丽可以置换之碎片，我确认这种冰封的美，将继续引深我的黄河情结。那是1988年的正月，我独自一人来到寒风凛冽的禹门口。这禹门口也称龙门，传说中鲤鱼跳龙门的地方就发祥于此。站在黄河大桥上，远望北面的晋陕峡谷，感觉寒风正冲破两岸群山的阻碍，自北向南锋利地划过河面，在禹门口把头的风，轻而易举地穿越龙门，摆脱峡谷的束缚，找到了空旷或广袤，开始了更为不羁的穿行。风是这样容易地由此穿过去，而传说中的鲤鱼就没有这么幸运，它们在龙门前跃了又跃，直到跳过龙门才能化为一尾游龙。也许一条普通的鱼化成龙并非易事，面对龙门的阻挡需要万般艰难与百折不挠。而风就不同了，风穿过去还是风，无所求，无所欲，龙门也就轻易地放行了。那时我面

## 初春及冰荷

● 无哲

对来风，就像面对所有的风，迎面抵不住的寒气，抵不住的疯狂，仿佛寒风要穿透我渺小的身躯，这种感觉得不难想象是如何的寒冷。而向远望，向下望，便感到寒冷的赐予是物有所值，一河美景正等待着我。  
无法想象在初春的黄河上还会遭遇绝美的风景。此时，河面上漂满了大大小小的冰块，自上而下游移着。浮冰再普通不过，它们何去何从，在直觉中我就把这些冰块当成了莲花。没多久，又把冰块当成冬天里黄河雕成的冰荷了。因为这种美，我更感谢天工，自己有幸生活在离黄河不远的地方，使黄河在我的内心先是成为导引，而后成为精神寓所的浊黄色基石。我对浊黄的亲

切感日渐浓郁的时候，是不由自主的，这是土的本色，是万物的厚壤与母性的呈现。  
如此面对我的冰荷，面对来自黄河的冰荷，面对来自远方的冰荷，我不得不珍视这种大美的赐予。如果这些冰荷不是为奇，那么在花朵没有绽放的时候看到硕大的花朵，会不会是一种美的享受。看吧，一河浮动游移的花朵缓缓漂下，由远及近，在阳光下斗艳争奇，相互呼应，同灿共生，夺人双目，在河面上装点冬天里的风景，留下沿途的香气。看吧，隆重的冰流中浮起点缀着秀美的莲花，像来自冰山的雪莲，像冬天的仙客，更给旷古雄浑的大河以富贵，也给大河以寒冷中的霸气与傲气，令人魂不守舍，随之倾情。看吧，这美使大河藏秀，繁花隐于峡谷，在时光的高处浮现一片澄明之境，令我忘却了寒冷的由来而久久凝视。当我闭上眼睛时，自己正坐在冰荷上，向两边的仙子挥手。  
我猜想这种美会在河水中一点点染上浊黄，那些花瓣注定会被阳光所剥蚀，被大水所吞噬，一丝丝化为乌有。惟美丽不灭，我也在岁月中不断地对这些冰荷精雕细刻，时光之刀如锋利，让我记忆中的冰荷日渐逼真。

